

遇見林搏秋， 撞進臺灣文學

——專訪石婉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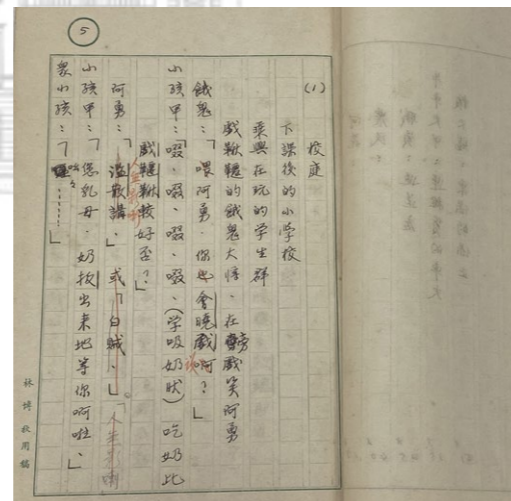
| 紙上博物館

Because of Tuan-Chiu Lin, I Fall Into Taiwan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Wan-Shun Shih

| Museum on Paper

Text by 林佩蓉 (國立臺灣文學館) Images by 石婉舜、國立臺灣文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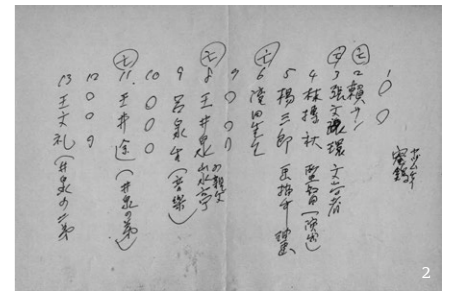
林搏秋在文學、劇場與電影的成就，就像是不連續的剪接片段，接觸的人始終只在一個片面了解林搏秋的成就，但是當文學與劇場、電影連接起來時，林搏秋的能量及所具有文學史縱深的意義，實為驚人。從1990年踏入湖山片廠的石婉舜，是見證者，也是參與串接這文史發展的關鍵人。目前本館委託清華大學執行的「《林搏秋全集》資料蒐集編纂計畫」，正是由石婉舜教授（以下敬稱略）擔任主持人，預計將林搏秋文學及其劇場、電影領域的成就，推進博物館，推到大眾面前。



林搏秋筆跡（修訂處）。約1995—96年間，林搏秋向石婉舜提議一起將早年完成的電影劇本《處女妻》（1963年）改寫成《閩雞》大河劇本。石婉舜捐贈。



1 學生演劇研究會公演大合照（1943年）。



2 林搏秋本人親筆為上述照片第一排坐者標示人名。

2019年林搏秋手稿、圖書、文獻資料進館，總計1千多件，包括珍貴的50餘份手稿，約三千多張稿紙，林搏秋戰後的劇本創作大抵上完整收集。瀏覽其藏書，從文學、劇場、電影到農畜牧業，都是林搏秋一生的興趣，他多以自學的方式，遇到不懂、需要學習的，先在書裡找答案。林搏秋晚年退休後，四處遊歷之餘賦閒家中，與電影名作及工藝品收藏為伍，直到一位年輕人登門拜訪之前，林搏秋的名字始終是臺灣文學史上時代作家列名頗號之間的三個字元，最多是改編張文環小說《閩雞》成為舞台劇的創舉，又或者早期臺語片歷史記述下一間民營製片廠的條列式介紹。他在文學、劇場與電影的成就，就像是不連續的剪接片段，接觸的人始終只在一個片面了解林搏秋的成就，但是當文學與劇場、電影連接起來時，林搏秋的能量及所具有文學史縱深的意義，實為驚人。從1990年踏入湖山片廠的石婉舜，是見證者，也是參與串接這文史發展的關鍵人。目前本館委託清華大學執行的「《林搏秋全集》資料蒐集編纂計畫」，正是由石婉舜教授（以下敬稱略）擔任主持人，預計將林搏秋文學及其劇場、電影領域的成就，推進博物館，推到大眾面前。

熱情的追查者

石婉舜，1960年代中期出生，現任教於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大學畢業後先短暫擔任政論週刊記者，不久加入由國影中心前身電影資料館所籌劃的「臺語片小組」，被問起自己如何從一支義工性質的電影小組，走進林搏秋的世界，她說：「當時我剛卸下黨外雜誌的社運記者身份不久，電影資料館說要成立臺語片小組，我覺得回到文藝是最好的療養方式，所以人家找，我就去。也因為大學時代有搞小劇場的經歷，在整理臺語片時，就鎖定找有戲劇背景的前輩影人。當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日本時代以編導《閩雞》舞台劇聞名、戰後興建片廠拍攝臺語片的傳奇人物林搏秋」。因為這樣的敏銳度，也因為時間流逝下的迫切感，石婉舜積極調查可連結上的任何線

索。最後是從呂泉生哪裏得知林搏秋尚且健在的消息，而獲得拜訪林搏秋的機會。

「林搏秋就住在自己所打造的湖山片廠裡，即使是 1990 年，交通仍然不便，必須先搭火車到桃園車站，按林先生指示，在站前的中正路上找到一間歷史悠久的大同汽車出租公司，就是計程車行，你只要用臺語跟對方說『去玉峰』，運將先生就知道，熟門熟路的帶你走山路，一路到片廠。」自此之後，從台北市青島東路（電影資料館址）到鶯歌中湖街，公車、火車、出租車，從城市都心到山野林間，石婉舜與林搏秋的緣分就像是蜿蜒山路卻又充滿生命力的展開了。「當時林搏秋剛滿七十歲，家裏的收藏非常豐富，不止日文的圖書資料、早年拍攝電影的器材設備，還有許多中、日臉譜面具、兩岸名家的木雕工藝，他都廣為收藏、悉心保存。」石婉舜談起記憶中坐擁文物史料的林搏秋，感念他是一個「格局很大又開放慷慨的人」，對後生晚輩的詢問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尤其是日治時代的文壇交遊，那是封藏在他心中很久，一直想要好好向人傳述的記憶。「林先生一直在等啊，我去找他的前幾年，蔡秀女採訪過他、邱坤良也帶大學生去拜訪問過林先生，但都太短暫，也沒有延續。」石婉舜從切身經歷體認到 1990 年代國人、學界對日治臺灣的文學、戲劇、電影普遍陌生，因此林搏秋口述歷史的採集，就相形重要。「基於這樣的體悟，即使後來離開電影資料館、短暫出國，後來一度又回到新聞工作，我也依然利用週末工作餘暇經常拜訪林先生」。石婉舜不間斷的長期拜訪，也讓原本已退隱山林的林搏秋，有機會公開內心不曾或忘的人生場景、深入回顧自己曾為臺灣文學、臺灣戲劇電影創造的精采世界。

遇見林搏秋

「回國後知道當年努力蒐集帶回電影資料館的口述資料與文物，在優先修復影片的館方既定政策與原『臺語片小組』解散下，一直未被充分的整理」，於是 1994 年石婉舜主動向電影資料館提出計畫，希望在館刊上為林搏秋先生策劃個專題，即後來 1994 年 7、8 月號《電影欣賞》的「臺灣電影的先行者——林搏秋」。這個專題包括策劃一場座談會，邀請李泳泉、吳密察、張昌彥、鍾喬、黃玉珊等幾位臺灣電影、戲劇、歷史的中壯世代學者專家參與，共同座談討論林搏秋對臺灣文學、歷史的意義，是解嚴後臺灣社會首次較具脈絡地公開討論林搏秋。它的效應，包括帶出 1995 年日本重量級電影學者佐藤忠男，在國影中心館長井迎瑞與電影學者張昌彥的陪同下，全程以日文訪談林搏秋。（訪談紀錄經翻譯節錄刊登 2018 年 12 月出版的《電影欣賞》36 卷 4 期）。

從叩門的那一刻起，石婉舜與林搏秋結下珍貴的情份。「後來，林先生有事沒事也會主動打電話給我，我就把握機會延續口述歷史的增補整理，也替他整理家族相簿、手稿資料等」。回憶起當年上山一趟，經常一待就是二、三個晚上，在別具風格的林府，林搏秋的巧思規劃下，每一層客房都有不同的風格，「一樓是中式、二樓是西式、三樓是日式，林先生安排我每次住進不同房間，一二三樓我都住過，也和林先生家人

一起用餐，他對我就像是自己小女兒一般的親切對待，要求我對他的子女以兄姊相稱。」當林搏秋得知石婉舜對戲劇感興趣，經常參與劇場活動時，他要求一起去看現在年輕人在做的戲劇，「我始終不敢帶他去，當時我混的是前衛劇場的小圈圈，真的怕把老人家嚇到，或者可能被他問到無法回答都不好收拾（笑）。現在想想，是自己心虛，竟錯過促成這樣的跨時空世代的相遇機會」。後來林搏秋又提議，「我們一起來寫劇本吧，文環兄那部《闖雞》小說早年被我改成舞台劇本，後來拍電影我又改寫成電影劇本，現在我們來把它寫成電視大河劇。你看人家日本有《阿信》在說日本人是怎麼生活過來的，我們用月里阿勇來說臺灣三代人的故事，我來帶你，我先寫一段交給你，你回去幫我看替我改，然後再下一次我們一起檢討。」於是，像是親人般的情誼，又有著師生般濃厚的信任關係，這個《闖雞》大河劇本的寫作計畫，就這麼啟動了。

長期接觸下，石婉舜也觀察到，林搏秋雖出身礦業豪門，為人作風卻相當親切慷慨，不僅如此，所創作的作品大多活靈活現地刻畫市井小民，甚至底層的小人物，究竟何以如此？她找機會直接探問作家本人。原來 23 歲的林搏秋從日本挾著新宿紅磨坊劇團文藝部（如今日之編導部門）與東寶電影拍片的赫赫資歷返台後，很快被《臺灣文學》雜誌社的王井泉與張文環發掘、拉攏成為「台文同人」，一起發起「厚生演劇研究會」，並負責主持文藝部，推出《闖雞》、《高砂館》¹ 等日後的名劇。石婉舜追憶，林搏秋很感念前輩王井泉、張文環的提攜照顧，籌備厚生公演的過程中，他們帶他四處走訪民俗遺產、觀察人、也觀察生活。「他少小離家，在兩位前輩的愛護與帶領下，才首度有機會深入這塊土地所孕育生長的人與事，真正認識臺灣」。另外就是二二八的時候，形形色色的人避難到父親的礦場，人數最多時達二千多人，林搏秋在裡面一邊勞動、一邊跟三教九流結交、聊天。這是林搏秋自己分析的，有關自己創作上兩個極為重要的經驗與能量來源。

或許在林搏秋的眼中，石婉舜早已不是當初藉由呂泉生引介，一心想探求失落的臺語片歷史的年輕人。石婉舜獲得林搏秋親授知識，用她自己的方式消化、轉化，她很快明白林搏秋的文藝創作與生命經驗，不只需要讓一般大眾當故事般聽聞流傳，更需要進入學界，把它轉化為知識。因此，就在人生轉折的機緣下，她決定重返校園，接受學院裡的正規訓練。1997 年考上臺灣大學戲劇研究所，接著進入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攻讀博士學位，她一心所想的，是要透過學術專業訓練，來論述林搏秋的作品及其時代在臺灣現代文藝發展上的份量。



覺醒！撞進臺灣文學

碩士班入學之初，石婉舜即鎖定「1943年厚生演劇研究會」這個研究課題，同時她意識到要完整的建構林搏秋的創作經歷，不只是整理本人所保存的文物，還必須把可能留存在日本的早期舞台、電影活動資料一併掌握，因為唯有將海內外的資料盡可能全部盤點、梳理過，才能準確為林搏秋找到歷史定位。她猶記林搏秋過世後獲得日本交流協會的獎助，前往日本調查研究，1999年抵達東京時，一開始有些茫然，「該怎麼開始？」「從哪裡找起？」，然後她回想起林搏秋說過有一份東京地區發行的報紙，報導藝文活動消息最多的那份，曾經專文介紹過他。一番調查後，那應該是《東京新聞》吧，就從這裡著手。她開始到圖書館調閱報紙微卷，「要從前面還是後面開始呢？那麼長的報史……後來決定從後面往前查起。沒想到！就在剛開始查閱第二個月份時看到了附有劇作家大頭照的報導，標題大意是：首位出身臺灣的劇作家，在紅磨坊發表處女作《奧山社》。那時直接感到莫非林先生有靈！因為實在太興奮，一時之間覺得一定要找誰講一下，但林先生已經不在可以找誰訴說呢，想來想去，找到公用電話後就直接打國際電話到湖山跟林嘉義先生分享（笑），他當時一定被我嚇一跳」。

捨棄原本鍾情的新聞記者生涯，石婉舜在深入接觸林搏秋及當時尚且健在的王昶雄、呂泉生之後，越接近這些人的思想、創作核心，越發感受到文物整存、詮釋以及學術論述，對於臺灣文學、文化的扎根工作有多重要。從臺灣到日本，她一邊發掘、找人翻譯連林搏秋自己都沒留存的日本時代劇作《醫德》與《高砂館》，將它們投稿刊載於《臺灣文藝》、《文學臺灣》期刊上；一邊在撰寫碩士論文過程中，陸續將研究發現在《臺灣史料研究》、《臺灣史研究》等學術期刊上發表。2003年，適逢文建會、台北藝術大學策劃出版第一批的「資深戲劇家叢書」，又撰寫了林搏秋同名的生命史著作《林搏秋》，像是為此前斷斷續續卻未曾放棄的14年調查研究做個階段性總結。「越是研究我越覺得一開始的判斷沒錯，林搏秋身上承繼著王井泉、楊肇嘉等啟蒙世代文化人的精神，厚生公演現在大家比較熟悉了，另外像籌建湖山製片廠的資金，主要是由楊肇嘉出面籌措，而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玉峰精神，則是林搏秋對楊肇嘉自始的承諾，這應該也是為什麼當年張文環、呂泉生等人不辭路途遙遠前去湖山為玉峰學員上課、給予林搏秋重要支持的主要原因。」這是一份純真、熱血又無私的文化奉獻精神，在林搏秋身上承繼著，一路從日治到戰後川流不息，終於穿越閩閩的近代史，感染到1980、90年代無數像石婉舜這樣覺醒轉而積極求索「何謂臺灣」答案的後生晚輩身上。

那都交給妳了

1998年春天，林搏秋已病重，在國泰醫院加護病房，石婉舜前去探望，在已陷入昏迷的林搏秋耳邊說，歐吉桑，謝謝您，我們年輕世代很高興有您，真的感謝您。林

搏秋辭世後，隔年，家屬將電影器材連同所有藏書文物一併寄存於國家電影資料館。2003年出版《林搏秋》後，原以為已盡己所能……，2016年，由電影人陳怡君精心策展，桃園光影電影館推出「時代先行者～林搏秋電影文物展」，石婉舜受邀演講後，卻在參觀展區看到一段影片時情緒潰堤了。那是在展區的一角，牆上播放著由黃明川導演提供的林搏秋生前專訪精剪短片，影片畫面讓石婉舜想起，那天黃明川導演主要是為了蒐集張文環的資料而拜訪林先生，當時她一個人在二樓整理文物，黃明川則跟林搏秋在庭院拍攝……。展場影片傳來導演的畫外提問：「那你那些東西要怎麼辦？」只見熟悉的林搏秋身影，此時信步走到池塘邊淺笑抬頭望向鏡頭：「那都交給婉舜去處理啊」。那是拍攝已逾20年、也是林搏秋過世18年後，石婉舜才首次看到的畫面。她盯著螢幕無法動彈，瞬間淚流滿面，影片反覆播放著那個身影、那個場景、那個片段、那句話，怔忡良久之後，開始自責進入學院後太過忙碌，不夠積極去推動那批文物的整理工作，她在心底暗下決心：自此之後，要更積極關注那批手稿、圖書、文物的後續保存與整理狀況。

2018年冬天，臺文館在石婉舜的引介下再度與林嘉義連線，在這之前臺文館儘管曾經想要徵集林搏秋手稿，也不得其門而入，最多替林嘉義觀前顧後，例如《闖雞》劇本的演出授權聯絡等。這一次，林嘉義體認到父親不只是臺灣重要的電影製片、導演，也是重要的文學家。2019年夏天，臺文館取得林嘉義先生的同意，完成了林搏秋手稿圖書等文學文獻資料的徵集手續、入館典藏。2020年10月，由文化部李永得部長親自頒發捐贈感謝狀予林嘉義，他在致詞時特別感謝石婉舜對父親文物保存工作的重視與協助，也對臺文館提出期許，希望父親的文學與電影，能透過這批手稿文物的整理與展出，未來以更豐富多元的面向分享給社會大眾認識，讓這份遺產廣為各界所用。

「那都交給妳了」，被一代文學大家交付的囑託，承接者的擔子外人難以想像。曾經因為好奇，也為了探究重層殖民下有關臺灣的身世，追問臺灣社會文化的究竟面貌，石婉舜找到湖山片廠，走進林搏秋如萬花筒般的電影與文學世界，成為他忘年之交的知音。在臺灣文學剛從長期拘禁緊閉的政治氛圍裡鬆脫的年代，石婉舜從記者到學者，從遇見林搏秋那一刻起，撞進臺灣文學的領域，將不足為人所道的辛酸隱藏，擔起這份重託，為自己的初衷，銘刻最深刻的印記。



註1：該次公演是日治晚期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涉入其中的殖民地菁英有來自政、學、藝文界多人，除了主事的林搏秋、王井泉、張文環之外，臺灣人方面尚有呂赫若、呂泉生、楊三郎、簡國賢、王昶雄等，在臺日人方面有瀧田貞治、中村哲、中山侑、松居桃樓等；本館典藏有此次公演的劇照相簿（文學臺灣雜誌社捐贈）。